

叶剑英入党：人生贵有胸中竹

□ 卫惠笈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市东较场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然后兵分三路，正式出师北伐。叶剑英被任命为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长。

叶剑英提出“不要钱，爱百姓，不怕死”的口号，还规定了军官不准打骂士兵等军纪。叶剑英率部开进吉安城后，安顿好了部队，就召集各团军官开会，布置教育和训练。在吉安这一段时间里，叶剑英虽然与共产党组织没有直接联系，但时常能接受到秘密共产党员的思想影响。当时，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吉安县青工学徒联合会副主席吴富善就与叶剑英有过交往，得到过他的支持。吴富善谈起对叶剑英的印象，说：“他那时才三十岁，高高的个头，瘦条条，白白净净的面孔，不大穿军服，经常穿一身中山装。人很帅，也很威风。他的卫队，每人都带着二十响驳壳枪。但他为人和蔼可亲，思想进步，是个左派。我们常在县里开会碰头，见面。”

叶剑英经过反复思索，终于选定了反蒋的路。叶剑英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的反蒋通电，使当时的政界和军界十分震动，也出大蒋介石的意料。这时，吉安二师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与左派军官紧急秘密商议，决定二师举行武装暴动，拉队伍北上，投向武汉国民政府。

叶剑英一行经九江抵达武汉，他为了找个立脚点，只好先去找谭延闿这个军事部长述职。他向谭延闿报告了新编二师和吉安的现状，请求接济枪械、粮饷。谭延闿这个脚踏两只船的老投机家，怎肯资助反蒋的二师呢？他劝叶剑英暂时留在武汉，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叶剑英便暂时下榻在武昌朝阳旅馆。朝阳旅馆是广东人开办的，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一个偶然的机会，叶剑英巧遇梅县同乡李世安。李世安是个秘密的共产党员，1924年6月在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读书时入党，后回到梅县任教。在广州时，他和叶剑英就见过面。后来，他回梅县，在

东山中学和学艺中学兼任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1925年第一次东征期间，叶剑英任梅县县长，多次去过母校东山中学和新办的学艺中学，二人再次相见，建立了友谊。李还结识了东征到梅县的周恩来、邓颖超。他于1927年2月离开梅县到上海，在那里又见到周恩来。后来转到武汉，在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他以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叶剑英在武汉见到了李世安，顿时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二人常常见面谈心，双方有了更深的了解。

叶剑英闲住几日，军事部来人通知他出席武汉政府召开的国民议会，会议由谭延闿主持，讨论宁汉分裂后的形势和前途。在会上，叶剑英讲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以及反蒋的主张。他说：“有人说我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待我不错，蒋介石给了一个‘巴掌’（职权），我拿这个‘巴掌’打老蒋，这不合人情，对不住老蒋。其实，不是我对不起他，他在上海杀了那么多人，我怎能还跟着他干呢？”

叶剑英参加国民议会之后，动身返吉安。到了南昌，应邀出席当地驻军部分反蒋军官举行的集会，并见到了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即南昌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叶剑英在集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慷慨陈词，激动地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人……”朱德十分赞赏叶剑英的讲话，当场称赞他讲得好。叶剑英后来打听到吉安局势动荡，只好从南昌又折回武汉。

当时叶剑英在武汉还有两位老相识，一个是邓演达，一个是张发奎。此刻张发奎正踌躇满志，到处网罗人才。他听说叶剑英来到武汉，就邀请他来四军军部，留在自己身边工作。不久，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叶剑英在第四军军部这一段时间，进一步受到进步的思想影响。四军里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比较多，政治工作比较活跃。在这种环境下，叶剑英对时局有了新的认识。他看到了汪精卫、谭延闿这些人已经越来越走向反动，国民党官僚只谋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只有共产党人大大公无私，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大众谋福利，能够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形势错综复杂，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有些公开的共产党人并不熟悉，又多隐蔽起来，一时找不到；即使找得到党，能够吸收曾是蒋介石嫡系的高级军官吗？自己过去申请入党就是因为这件事被搁置起来，现在再要求入党会不会如愿呢？叶剑英困惑着，思索着。

当时，武汉有股出国留学风。不少革命者都想留学苏联，或到其他国家去。叶剑英也想到列宁的故乡去探求共产主义，听说邓演达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便去找他帮忙。邓演达对叶剑英虽然抱有好感，表示赞成叶出洋。但他考虑到形势复杂，要自己出面介绍，比较为难。因此，邓演达没有答应介绍叶剑英去苏联。叶剑英又去找共产党员李世安。他把自己渴望入党的要求和几年来在找党、入党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都告诉了李世安，希望他能想办法介绍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世安了解叶剑英的过去，也了解叶剑英的现在。他早已听说过叶剑英的政治表现和革命志向，知道他曾多次表示过要跟随共产党革命到底的愿望，便应承下来。

李世安心里明白，像叶剑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即或是已经通电反蒋，但要在基层党组织里讨论他的入党问题，还可能发生波折。于是，他带着叶剑英的热忱希望，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这件事。周恩来回忆起自己同叶剑英这位年轻将领的交往，当即肯定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暂时不要他和其他党员进行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就在叶剑英入党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武汉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7月14日晚间，汪精卫不顾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人的劝阻，秘密召开“分共会议”，部署反共与“清党”。15日，汪精卫反动集团进行疯狂大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革命的武汉一宿之间变成反革命的桥头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彻底葬送了。在这种形势下，成千上万的共产主义战士英勇牺牲了，而有些号称革命家的人逃跑了，叛变了。武汉报纸每天都在显赫的位置上登载个人或联合声明、启事，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但是，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却在这关键的时刻勇敢地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叶剑英正是这一类共产党人。他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中，迎着反革命逆流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他后来曾写过一首《题画竹》的诗：彩笔凌云画溢思，虚心劲节是吾师。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这首诗，正是他自己革命精神和战斗品格的生动写照。

叶剑英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投入到了新的革命洪流之中。

（摘自1999年第12期《支部建设》，原标题为《人生贵有胸中竹——叶剑英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1970年1月，邓颖超随外宾去延安参观。回北京时，延安人民想带点礼物给周总理。大家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几位年岁大的同志说：“总理爱吃小米，就捎2斤小米吧！”于是，就把2斤小米用一个小白布

袋装起来，送给邓颖超。

邓颖超笑着对大家说：“延安的小米，恩来同志见了，一定很高兴。吃上延安的小米，就像是回了一趟老家。”说得大家都乐了起来。接着，邓颖超又说：“不过粮票和钱你们得收下。我们党有规矩，不收礼！要不我带回去恩来同志要批评我的。”大家说：“2斤小米怎么好收钱和粮票呢？这是我们延安人民的一点心意！”邓颖超和蔼地说：“延安人民的心意，恩来同志一定很感激。但他从来不违背党的规定，不然你们这里出小米，他们那里出别的特产，大家你送一点，我送一点，那我们家里还了得！共产党不能搞这一套。”一番话说得大家心悦诚服。就这样，邓颖超留下粮票和钱，才带走了2斤小米。

（摘自2013年第36期《先锋队》，原标题为《周恩来邓颖超对待馈赠礼品的故事》）

邓颖超买小米

□ 武文笑



左权“再带给你十几个字”的深情家书

□ 富力

志兰：

就江明同志回延之便，再带给你十几个字。

乔迁同志那批过路的人，在几天前已安全通过敌之封锁线了，很快可以到延安，想不久你可看到我的信。

……

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在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不多谈了，祝你好！

叔仁

五月二十二日晚

这是左权同志殉国前3天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竟然在左权牺牲噩耗传回延安后，才送达刘志兰手中。真是烽火连天家国情，在战火纷飞的年月，本是“再带给你十几个字”的深情家书，满载思念和关爱，却成了临终绝笔。信末落款叔仁是左权的字。

百团大战之后，日军将八路军视为华北的眼中钉、肉中刺，为此进行了残酷残忍、灭绝人性的大扫荡。1942年初，日军接连向我晋东南根据地发动“总进攻”。2月，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手段，不断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一带增兵，进行“扫荡”，被八路军击退。5月，日军出动大兵团突袭八路军前敌指挥部，进行空前残酷的“五月大扫荡”。5月25日，左权在辽县麻

田附近指挥部掩护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转移时，于十字岭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7岁。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本来左权只想寄托思念草就“十几个字”，但感情如潮水涌流，一挥笔即急就五六百字。正是在这五六百字中，左权情思迸发，写下了这封感人至深的绝笔。以最简约的文字，刻写了对女儿的想念，真挚地白描了对天伦之乐向往。

左权草就的这封致妻子的信，本是一封正常家书。不意三天后，竟然壮烈牺牲。一封普通的家书，成了最后的诀别。如此珍贵的“十几个字”，任谁读来都会为之扼腕叹息。

（摘自2018年10月2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原标题为《再带给你十几个字》）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1941年夏季邢沙永战役

□ 欧阳青

1941年夏，八路军第129师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为配合晋察冀军区秋季反“扫荡”作战，打通太行山区与冀鲁平原的交通，粉碎敌人的封锁、“蚕食”，决定发起邢（台）沙（河）永（年）战役。8月22日，第129师师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下达了该战役的基本命令，决心以第385旅统一指挥所部和太行军区第1、第5军分区部队及平汉纵队为路西破击队，担负主要突击任务，向平汉路西侧之彭城（不含）、元氏段展开破击，重点打击伪军高德林部；在运动中给可能援助该伪军的日军以坚决打击；拔除日伪军所盘踞的据点，捣毁其煤矿和兵工厂，平毁该地区之封锁墙与护路沟等。以新编第8旅主力和冀南第3军分区部队为路东破击队，向永年以西、以北地区展开积极的破击攻势行动。以新编第1旅的两个营组成彭治支队，对彭城、水冶公路展开破击。另以新编第1旅主力和新编第10旅等部队策应配合行动。

师部战役基本命令和战役部署下达后，刘伯承、邓小平先后两次把第385旅旅长陈锡联叫到师部作具体指示，要求定好具体主攻位置，同时摸清敌人底数，做到知己知彼。陈锡联又带第385旅的团长营长们到伪军据点附近进行侦察，最终制订的具体兵力部署是：第769团以主要兵力突击公司窑，以一部兵力攻打申庄之敌；第13团攻打毛村、黑山、秦庄之敌，并担负阻击增援公司窑之敌的任务；第14团攻打三王村之敌，同时做好阻击邢台方向增援之敌的准备。以“迂

回包围、穿插分割、中心开花、各个击破”的战术手段，给高德林部以歼灭性的打击。

8月31日午夜，第769团第3营突击迅速摸到散布成三角形的3个敌碉堡跟前。突击排的勇士随即把几十颗手榴弹投掷进敌碉堡里，随着3处剧烈的爆炸声响起，敌碉堡被炸塌。接着，突击排就向矿区冲了进去。第11连仅用十多分钟就占领了一矿区。

攻下一矿区之后，第3营兵分两路，攻打西北大街兵工厂和二矿区。但是，1000多名装备比较精良的伪军凭借着坚固工事顽守兵工厂，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激烈，一直持续到拂晓，我军仍未攻下兵工厂。团里让第11连重新组织战斗，把几个连队的掷弹筒、轻机枪集中起来，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不久，突击队登上梯子，翻过围墙，终于冲进了兵工厂。对二矿区的攻击相对比较顺利，但矿井下还有600多名工人兄弟。第769团政治处的几位干事，冒着危险下到1500多米深的矿井，逐条巷道通知正在作业的矿工迅速停工撤离上井。经过3小时的努力，井下的矿工全部上到井面。在兵工厂，有一整套设备齐全的机床、零部件以及一些步、机枪半成

品。第385旅很快动员组织了一支由参战民工、被救矿工、当地群众5000多人组成的搬运大军，拆卸挑驮，把兵工厂的设备、材料都搬运到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8月31日晚，路东破击队攻克沙河、南和县城；彭治支队攻入彭城镇，占领莲花山5个碉堡。

路西主攻方向经过1天1夜的激战，第769团主力已将公司窑的大部分敌人消灭，但藏在村西头碉堡内的一股残敌，仍凭借坚固的工事顽抗。第1营重新调整部署攻击。冲在最前面的是第1连“朱德青年队”，很快占领敌野战工事；第3连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发起了数次攻击；第2连砍开了三道铁丝网。三个连队有力配合，终于攻占了伪军最后几座坚固的堡垒。第769团第2营也向申庄发起了攻击。攻下它既能分割敌之部署，又能切断公司窑守敌的退路。第2营以第8连担任主攻，从村东北角登上敌人防守薄弱的围墙，经过一番拼杀，夺取了敌人的机枪工事。另外两个连包围村东南火力较强的炮楼，最后将敌人压缩到村西南一个大炮楼内。这座炮楼，四周是一片开阔地，敌人还没有铁丝网、壕沟等障碍，很接近。于是

营长命令部队一面进行土工作业，一面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到中午11时许，残存的89个伪军被迫投降。

与此同时，第14团向三王村发起攻击。这里是离平汉路最近的一个据点，也是高德林防御体系的重要依托。村内驻有伪军1个团部带1个营，筑有9座碉堡，村周围挖有封锁沟，设有铁丝网，防御得很严密。第14团主力利用夜色发起攻击，突入村子后，与敌人展开了逐街逐巷的争夺。战至天明，攻入村中的第3营与后续的第1营遭敌火力分割，只好依托房屋固守。9月1日傍晚，第1营又投入战斗，与第3营会合，向三王村内守敌的核心阵地攻击。先后占领了村东和村西的部分房屋，与敌展开激烈的巷战，最终攻克两座碉堡。第2营也攻下了东冯村，击溃了敌骑兵连，随即抢占了附近的凤凰山一线。中午，驻赵泗水日军乘5辆汽车，火速赶来救援，又遭第2营迎头痛击，敌人狼狈溃逃。

第13团兵分两路，一部攻打毛村、黑山之敌，与敌反复争夺，顽强拼杀，最终将两处据点的敌人全歼。另一部攻打秦庄，打了一个漂亮的“政治进攻战”。秦庄共有7座碉堡，

如用火力攻克，我军无疑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军派两位参谋进入“虎穴”，去做受高德林排挤的伪自卫大队长的工作，讲清我党我军的政策。经过反复谈判、协商，9月1日下午2时许，秦庄守敌200余人，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与耐心的政治争取下，全部反正，投入到了抗日阵营。

9月3日下午，日军从邢台、赵泗水方向汇集了400多人，兵分4路，向我猛扑过来。面对新的敌情，陈锡联当机立断，决定乘日军突出冒进之际，在沙河以西的御路村伏击歼灭这股敌人。御路村坐落在山坳间，与其相邻的将军墓村以东的长形高地可以用火力直接控制御路一线，功德堡村的地势比御路略高，正是伏击敌人的一段有利地形。

9月4日上午8时许，日军到达辛庄，我收听的第14团第1连按计划诱敌深入。战至10时许，日军占领了御路村以西的高地。下午6时，我反击战斗打响，第14团主力在正面顶住日军进攻，第769团第1营突破敌左翼。这样，日军前梯队100余人，在我军两面夹击之下，后退约1公里。当天夜里，我军又向日军发起了数次攻击。

9月5日上午，驻邢台日军派6架飞机对我方阵地实施狂轰滥炸，但是我攻击部队不给敌人一点喘息的机会，敌人死伤越来越多，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6日晨，日军残部在飞机的掩护下，从御路村仓皇溃逃。李德生营长率第1营果断出击，一直追击到刘石岗，又打死了一批日军。陈锡联见战斗目的已达到，即命令部队停止追击，撤离战场。至此，战斗胜利结束。

此战毙日军294人，毙伤伪军384人，生俘和反正伪军665人，缴获长短枪653支、轻机枪20挺、炮1门、兵工厂1座，攻克县城2座、据点8处、碉堡53座。

邢沙永战役是八路军第129师继百团大战后进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进攻战役，粉碎了日军的“蚕食”政策，有力地支援了晋察冀军区的反“扫荡”作战。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说：“公司窑战斗，在这次邢沙永战役中是最大的胜利。”刘伯承和邓小平对政治进攻战给予了肯定，称此战役所取得的对敌作战和瓦解敌军经验，对指导后来的攻城、攻坚作战与政治进攻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摘自2019年第3期《军事史林》，原标题为《冀南邢沙永战役》）

